世說新語卷上之下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

國家圖書館藏善本

大宜先校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逵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爲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顧陸朱張虞陸二姓世族輕之乃題門

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吳官郡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荊州牧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冀州刺史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上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聽此人知太傅臥何意邪七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

曰嗣石生無事馬[illegible]也教傳而去果有[illegible]奚事遂[illegible]
[illegible]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
年七十九[illegible]康侯 黃腸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
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朗朗不得
休王隱晉書曰初濤傾吏部吾內非之密爲作論
曰閣東有大牛王濟裴楷和嶠刺使不得休
州牧七賢論曰濤之處[illegible]非望路絕故貽是言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
人初最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
尼少有清才文詞溫[illegible]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illegible]州刺史充家爲尚書遷延尉
[illegible]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
[illegible]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
以爲晉律[illegible]太宰與羊祜共咨太傅鄭沖文和滎陽開封人
[illegible]晉太宰[illegible]喜論經史草衣編袍
不核練才清虛寡欲[illegible]
不以爲憂累遷司徒太傅[illegible]受禪進太傅沖曰阜通

歲明之百非僕間悟所探旨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濟
沖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施
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
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
亦尋爲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
親待山濤爲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爲
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詔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
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
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
爲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已異又恐其協
情不允累啓亮[illegible]爲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
乃辭疾還家亮在職
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秘書丞山公啓事曰紹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循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秘書丞

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琳子也有山濤啓武帝云

王安期爲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渾汝南太守承辟袁宏無所稽尚累遷東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遭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爲鎮東引爲從事中郎

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小天子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天子之囿方四十里爲穽於國中殺麋者如殺人罪是以不敢入也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大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寧越者中牟鄙人也若耕稼之勢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也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

嵇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臨蘇令作亂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

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
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
琅邪人漢成陽景王章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
父徵為琅邪國上將東合人志清慎密為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
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餘財石之儲討王
敦有功封零陽伯為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
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帝泣曰
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通上幸石頭雅與劉超
並侍帝側匡衛與石頭中人
密期拔至尊出事覺被害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
舊欲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疑
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
柳妻祖逖子渙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
以案會峻敗克京師斬丹楊尹後以罪誅兒思妣
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柳字思妣若全思妣則不得不
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

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寄接人人有說色
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諸林曰任名愿時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為
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
大喜就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
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話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
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
舊唾
陸太尉詣王丞相諮事適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
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瑋父
英仕郡有聲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
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

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 殷羨言行

曰王公處後嗤米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曾從容謂米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可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亦王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諶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撥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籤詔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論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孟遺愛之嘆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 自陽秋曰根練核無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勤儒之有素

於宋本他

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惟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柳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何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但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它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

宋本無白字

宋本無書字

蜀裝船悉以作針文云曹裝麻稗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時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輔司徒虞存弟寒作郡主簿孫統存誄敘曰山陰人也祖陽歌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尚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基品曰謇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時為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閭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

玄宗本共

未行遭劉亡失汝何處得此人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幾於當世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亥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耶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識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皇甫謐一日萬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乳安國曰幾微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治成法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曾祖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字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爲揚州從民譽劉尹行曰卿欲晚便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氐苻堅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逋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益倉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爲吏部郎王忱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郎奏

有皐陶謨故曰之口謀臣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已見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爲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謂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皐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皐陶舜謀臣也舜舉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決大大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不通故詔古人有言左手據天右手刻其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

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兖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頻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

得三季長謂子翰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觥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木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蛇之言賦

大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意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邶柏舟之詩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暖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

四宋本面

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傳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顧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雖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嫉又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即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曾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悼惜如此

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於王而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

州刺史微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與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嘏以明知交會

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頴川潁陰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糟粕也每至其語有過於言者不能屈

釋二家之義謂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恰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釋頤之粲與嘏善管格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僧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諮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荅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孫盛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惟王夷甫來加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

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奐以學道爲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頗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敳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瑜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頴清閑欲說理而頴辭喻豐博廣引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頴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爲世名論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搗齏

敲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曰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上肓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流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去而去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獎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郭注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人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嵇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惟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遺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

應宗本隱

太傅主簿宗本太學博士

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二語
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
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爲友名士傳曰
阮脩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捨去傲然無儕家無儋石之儲曠如也琅邪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孫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爾復可耳遂爲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頠字叔道河東人父繡長水校尉頠少有理尚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頠也當
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批與裴談子玄
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
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頠以辯論爲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然出

三祖掾據晉書是阮瞻

志上宋本有皆字

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忽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衛玠始度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令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爲業避亂江東爲豫章太守王敦引爲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
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爲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能自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

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懽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

養生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蘊若頭而黑靡豈曜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之潤以醴泉無爲自得體妙心玄無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言盡意歐陽堅方言盡意論略曰夫彼非名不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爲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

三理而已

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按庾高僚屬名及中興書下名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也浩爲亮司馬非爲長史也

王丞相爲之集恒公長史王藍田

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參郗中軍軍事歷宣城太守藍田侯

恒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濛王述並爲王導所辟輒妻如生母徇馨香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凡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

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覩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爲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屠頭耶母曰莫耶浮圖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瓜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爲論以示謝丹陽謝不即解阮語亟相詰難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中興書曰裕甚情論也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裒孫盛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荅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李廣則難周難問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惔字真長殷浩字淵源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贍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爲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繫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三成德爲道包籀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尾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荅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常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孝義淵

傅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荅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劉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未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生九萬里鵬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共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文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准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轉反失鵬於体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逍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簞瓢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

已劉亦不復荅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劉談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侍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色而空故曰色即爲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曾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興公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還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承莊周則獨聖人之道遥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遞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

今義弟子雖傳循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則此行六度自教利通論爲菩薩故不爲已慈循廣濟故以大道爲名也

許掾詢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綸字也文字志曰綸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綸明秀有美風儀隸行書號曰流奕清舉起家著作郎歷中書侍郎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濟之與綸同年故綸弟熙曰數曰無懼於古人而年無與古人而年無與也

許大不平時諸人上林法師會稽西寺講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綸理共決數番相折挫王遂入室詣復執玉理玉既許理屈乃謂復曰

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興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

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爲法師許爲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

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還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荅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道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道遂辭京邑整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還

殷中軍讀小品（殷氏解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有略者下二百篇皆是精微世之幽玄者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佛旨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脩智慧斷煩惱離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

蹠剡下還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縱橫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殿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眞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荅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

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法曰無所無矣則不然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者誰哉環然

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然謝之天然天然非爲所爲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無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問殷中軍名法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廡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屈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殷謝諸人共集

殷浩謝安謝萬

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合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則無空明如眼識不到而知係如此說則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見也謝有問殷無荅疑闕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財而夢棺器將得位而夢

矢宋本原

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檀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爲名通

殷中軍彼廢東陽浩黜廢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生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疑殷若波羅密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

大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本暢其致少而義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思見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前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不性名見淵源嘆曰卷之四

何如不刊過奏

宋本無共字

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峭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爰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訏大也謨謀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辰時也鄭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

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賞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荅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荅辭甚美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歟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武策高第舉秀才所與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法汰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

宗本顧上無謝字

通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舊說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博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知他人心通仲知已往六曰宿命通朗照三世者也涌盡通其解累世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通皆解脫在心而已者也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支道林許詣盛德共集王家首詣謝安王濛詣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延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陸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爲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之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上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
遂言入疏四病以誡孔子
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
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
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
才峰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
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
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惟王許殷與
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幽贊不足
應不可爲典要故寄妙通於六爻六爻周流變化所
適故雖一卦而吉凶並彰微一問失之毫釐差繆
而慶咎交著案器則失之矣故設入卦者蓋緣化之
蒙適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
形恭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
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
孫詣道合意
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
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
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蘇
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
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尤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苟子來苟子王脩小字與共
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
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

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荅而去諸本無僧意最
圓慶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
修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爲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
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
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
中詔邪有毛雜三足馬有邪犬可爲羊火不熱目不
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
蓋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
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
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屬遇見一道人問
所義便釋然
殷仲堪精義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便我解
四本談不翅爾周低隆安記曰仲堪
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荆州曾問遠公張野求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
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也爲冠族年
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欲南渡就范
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替落髮研求
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議鑒淹遠高悟寘賾
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
結宇廬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
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師東向致敬
年八十
二而終易以何爲體荅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
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
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
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
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
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
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
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嚮山崩山於

銅爲毋毋崩子鳴非聖朝災後竭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遠公笑而不荅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琅邪王訥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孺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字興彥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意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援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叙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傳朗有深鑒苻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叙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爲要解號之曰心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法也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叙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

發義興于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荆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遲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祗隆安記曰玄善言理

棄郡還國常與殷荆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殤玉

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辯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爲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后徙雍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因亟遷易汲卜死植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沖已見馳造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雅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抱退不敢求進者書十万餘言苟綽兗州記曰準有儁才大始中位給事中宿酔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上有去致至轉就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上實懷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垂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學

練爲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時爲祭酒賈謐華爲說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后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宮闕碧鮮振翼而云披鬼彈戒九以礌礰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上不同思爲人沉吏幹而有大才又頗以掀搔自矜故斉人不重也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華已見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上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華陰令謐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冨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亨家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而魯之甚乎脩身爲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帝曰武帝借與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以郎徵並不就終于家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嶓蜀事交接亦陳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刘淵林衛伯玉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數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上蕩上死所用心嘗與俗士相違其人攘袂而起欲必殺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爲一朝万載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无轍迹居无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兀則操巵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設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礼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糟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亡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荥陽人夙以才穎發名著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速已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德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上泰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二篇以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殷殷斯虔仰戴洪恩夕宅晨省奉親侍膳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學者恭敬毋忘風夜是敦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成也孫子荊妻亡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毋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一作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荅

干寶晉書曰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爲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遂流離鄠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飢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

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能對廣還筆難廣廣不能荅於是更相噬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録於斯爲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爲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鄉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殷永嘉中爲石勒所害先是殷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荅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探賾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拘儀檢形質躶裸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爲參軍敦縱兵都輦乃筮以大事璞極言成敗敦不爲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阮孚云阮孚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頗大著作爲揚都賦雖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表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

衡宋李榮

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冒其屋下架屋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戠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荅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遂旨出爲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遣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有逸才情秀逸温甚奇之自出鑿

戠汴三轉至治中後以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任邪若漢晉春秋斥温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漢末累世之交爭帝九域之蒙晦大定載之威勳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帝王況晉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運矣春秋之時吳楚僭王若惟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異楚也況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荅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退憑曾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貞長貞長答云
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
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
之稱將虛設乎荅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居然
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
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
小豪不至撓梁於賢
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
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
文章篇篇稱善猶誠其作文大治謂十人
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
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
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
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
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
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
而龍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
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
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
護軍啓以才義顯榮期愼陽人父堅
於世仕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
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殊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
標瀑布飛流而
界道此賦
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
此是安石碎金蜀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
德不解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
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振非尚所當聞遂住聽之乃遣問訊荅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采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楷晉侍中榮朗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流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爲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徂廟孝廉父霸少府卿吏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

宋本無此韻二字

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郎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遡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文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為負版絡論語手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皓無裁製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閤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閤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辭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表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俠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荅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爲大司馬記室參軍後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荅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游青山飲酹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荅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爲何辭宏即荅云風鑒散朗或挾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爲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敢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筝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中興書曰愷之博有才氣爲人浮純而自矜尚爲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体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過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愷之不竟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亮別見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表豹丘淵之文章敏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楊尹義熙九年卒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俊才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事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沖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尸前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時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荅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誄曰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晉安帝紀曰玄以路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斯爽其靈不昭其福天道茫昧孰測窮伏犬馬反噬別狼翹陸頹林戍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始芳伯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既克服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詣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荅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溢明公啓晨光於積晦登百流以一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爲記室參軍孟昶別見爲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

以將顯父遁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軍苻堅之役以號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為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

六羊侯羊侯百口賴鄉

己未十二月十二日早起校省雷淩北風杜肆嚴寒逼人